

/// 读本好书

从记忆到现实的“慢回身”

——读杨知寒小说集《独钓》



■ 任诗桐

90后作家杨知寒最新出版的小说集《独钓》共包含9部中短篇小说，其中《赴约》《观鹤》《冷处理》《独钓》与《慢回身》均属2023年以来的新作。小说集以《黄桃罐头》开篇，这是作者于2018年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；末篇《慢回身》发表于2024年初。从记

忆到现实，小说集篇目的编排呈现出了作者创作和成长的轨迹。6年，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历程来说，并不算长，但从中我们能够看出一个青年作家对写作路径的探寻与突破，即从记忆和经验中获取写作资源，然后直面生活、介入当下，用作品揭示如今年轻人精神困境的一种转变。

如作者所言：“《黄桃罐头》是一个家里亲人的故事，在小说里是故事，在生活里只是我对一个不太熟悉的长辈的零散的记忆。”这篇作品是作者从网络文学领域转向严肃文学创作的起点，写的是异母姐妹不同的人生轨迹。姐姐江福芝嫁入穆家后虽物质生活富足，但丈夫没能摆脱病痛的折磨，家族也无法达成三代男丁兴旺的圆满。妹妹江红玉幼年被冤枉偷钱而被母亲打残后独自过着艰难的生活，却阴差阳错地得了一个“姐姐姐夫盼了一辈子也没能得来的男孩子”。命运面前，个体的意愿无足轻重，转角遇见的也许是爱，也可能是深

渊，作者写出了命运无常的悲剧感。《寡清》则可以视作《黄桃罐头》的番外篇，讲述的是穆氏家族的故事，同样是第三人称叙事呈现出的经验视角。而在《赴约》《早新闻》《观鹤》《独钓》《慢回身》等作品中，作者开始从记忆中抽离，书写了同龄人在面对事业、情感、婚姻时的抉择与处境，塑造出了失意的青年群像，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。

从“五四”新文学时期肇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，一直不乏对青年人形象的描绘，如鲁迅的《伤逝》、巴金的《家》、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、王蒙的《青春万岁》和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（原名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），以及路遥的《人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，都对时代背景下年轻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动向进行了聚焦。一直以来，杨知寒都被视作“新东北文学”的接力书写者，但她并不局限在“子一代叙述上一代”的视角中，而是通过经历、观察和思考，以自己的风格书写和记录着这一代青年人

的生活姿态和心理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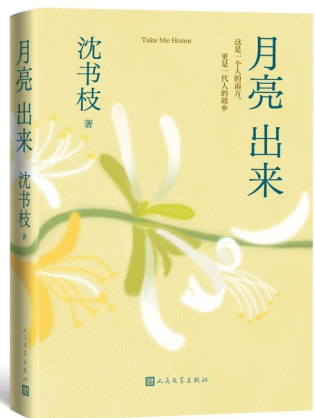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90后青年作家，杨知寒成长、生活在快速发展、风云变幻的数字时代，社交网络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，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及认知方式。《早新闻》里，面对行业的不断更新换代，人们围绕“是坚守还是逃离”的议题，游走在故乡与他乡之间，成为城市“新移民”的典型代表。《赴约》中试图通过社交软件寻求良缘的刘真，到了现实生活中，却发现与自己聊天的竟然另有其人；他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寻找情感的寄托，却发现情感的距离反而越拉越远。到了《慢回身》中，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困境与情感迷宫更是被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。表面看来，“我”不上班、不工作，靠丈夫李旭东养活，但实际上，“我”一直都是丈夫职场背后的有力支撑，代夫出席各种喝酒、应酬的场合。然而这也并非全因丈夫无能，相反“李旭东是最好的技术员”，可也同时属于“第二好的销售，最差等的下属”。他的能

力与工作上的现实需求出现了巨大的错位，一如他们的夫妻关系。当这一切被揭穿后，便只剩下了情感的崩塌，带来的是决绝的别离。

近年来，随着“新东北作家群”“东北文艺复兴”等概念从学理层面到传播视域内的广泛关注，东北元素已然成为了文艺创作领域里的一股“顶流”，并在影视化和短视频的催化下形成了诸如犯罪悬疑、家庭变迁的故事框架，其中蕴含着连贯的回望视角及复杂的时代情感。但是当相应的叙事模式一旦成为读者僵化的阅读期待，甚至被赋形为一种符号时，一个有艺术追求的作家，便会为自己敲响警钟，从而避免只为追随潮流而创作。当我们回归文本时，能够看出作者作出的调整和努力，因为“新东北文学”需要的不是模式化的创作，而是更加紧贴时代的生动视角、更加丰富多元的叙事方式，以及更具个性化的艺术表达。在杨知寒的这本小说集里，读者能够直观感受到这种努力。

用“加法”书写生活与乡愁

——读沈书枝散文集《月亮出来》



■ 林 颀

写故乡，写童年，写吃食，写风俗……这些都是散文的常见题材，那么，该如何写出自己的风格呢？

“家乡地处皖南，三月春山发绿，雨水渐多，在雨后烟岚笼罩的山里，映山红花开了。”

“蜜枣胖大，丝丝分开，莲

藕炖得发酥，只轻轻一咬就掉下来，银耳雪白黏糊，葡萄干也圆滚滚，汤里加了些许山芋粉（红薯粉），带着半透明的粘稠。”

“在光线幽暗的角落，凤眼蓝的颜色打破水面一点岑寂，是很美丽的。然而想起水沟里的鸭舌草，就还是想念它们蓝紫色的小花，几乎是普通的美丽。”

沈书枝是一个很有风格的散文家。她的文笔优美，读《月亮出来》，读读她的句子，唇齿生津，眼目清亮。

然而，这样还不够。我注意到了她句子的稠密程度，尤其写吃食的文章，比如她写青团和蒿子粑粑，比如她写去土豆皮的方法，比如她写备年货时一样样的打点，细致绵密、不厌其烦。她的文字表达密度是不少散文作者难以企及的。比如这段：“锅里热油，下腊丁熬出油，下切碎的蒿子，下蒜苗，

略略翻炒过后，加盐、加热水，最后加入已对半掺好的糯米粉和黏米粉，然后用锅铲用力揣拌均匀。”初看并不见如何出奇，然而这只是讲拌粉团的过程，便如此细腻，至于前面江南春发、野蒿遍野的情景，怎样辨别、摘掐、洗净等过程，以及怎样热锅、煎好粑粑，怎样带着它去学校等诸般情态，请恕篇幅所限，实在无法尽述。如果说有值得全文摘抄的书写，沈书枝的作品必是其中之一，因为每一个句子里、每一段描写里都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情趣，她是连每个细节都不肯放过的。

沈书枝笔下的吃食，没有花哨的名字，就是普通的农家菜，透着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气息。相关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现代人的生活笔记、江南的地方志。现如今，有一部分人已渐渐不再自己动手做菜了，如果来日有人翻到沈书枝的饮食散文，实在是可以按照

她说的来做出有趣的、可口的家常饭菜。

作家、评论家张怡微说过，好的散文展示“一个连绵不断的经验流中的人生本质”。我在沈书枝的散文里充分感知到了这点。沈书枝是安徽南陵人，她在苏州、南京上大学，后来在北京出版业工作。她的气质里透着南方的温润，她深爱着南方季候时节、乡村水埠里养出的丝丝缕缕的生活，而在北方工作让她难得归返故园。于是，她的心里渐渐生出了“莼鲈之思”，她便在文字里入梦，在文字里遥望南方，在文字里寄托乡愁。

在沈书枝这里，时间的流动从来没被打断过，她的文章积蕴着岁月的理解，仿佛与故乡在地理空间上越是相隔分离，在心理层面上越是有亲密牢固的联结。长期以来，她一直身处他乡，却始终致力于打造心灵意义上的情感世界，将

故乡的风物移植其间，保存忽远忽近的家乡认同。评论家何平说沈书枝是“故乡的女儿”，这是极其妥帖的评价。沈书枝所有的书写，都是要将文字表达与她所生长的江南一起，化为一种象征式的凝固。她生怕这种凝固不够牢固不够深，所以就层层叠叠厚厚沉沉地累加着自己的思念和冀望。沈书枝所凭借的，是家常的一日三餐，或闲暇的点心小吃，还有目及所见的万物生灵、蓬勃生命。她把它们密密实地写进了散文里，并且只能用加法，只能写了还要写。在不断呈现具象的过程之中，在一句跟着一句的缝隙里，她填充进去的都是情感的质量。

这可能与我们当下的节奏有关，一切都太快了，容易断裂；而在沈书枝这里，她不容许断裂发生，日子绵绵密密地织成了生活图景，从过去到现在，还有长长远远的以后……